

中国以“安”为名的地方,实在不算少。最著名的,当属“长安”,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,不仅因她是汉唐首都,全球第一个国际大都会,更本质的,寄托了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共同的理想——长治久安,太平天下。如果说真的有所谓普世价值,这才真可谓普世亘古而不变者。

如今,有长安的现代版,西安,以及同属陕西省的,延安、安康、保安、安塞。但层级最高的,当然是安徽,省名里含着安字,而其来源,则是安庆市。河南有安阳,殷代都城所在,甲骨文的故乡;江苏有淮安,周恩来总理的故乡;浙江有安吉,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地方;湖北有红安,曾出过249位将军的红色将军县;四川有雅安,雅鱼、雅雨、雅安并称三绝;山东有泰安,五岳之首泰山所居地;福建有惠安,“惠安女”闻名天下;贵州有安顺,古夜郎国在此也……深圳特区有宝安,最新的国家级新区名“雄安”——雄且安之。中国最北,有北安。还有一与西安名正相反之地——安西,位于甘肃省酒泉市,唐代即设安西都护府,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之阳关,也在安西。现在改名瓜州了,和王安石“京口瓜州一水间”的瓜州,相距了十万八千里。还有两个安宁区,分别隶属甘肃省会兰州和云南省会昆明。

有一地,名字中有“安”,名气不大,气势却不小,那就是江西的万安。万,在汉语中的含义,不是“多”,而是“全”,万众一心,万国来朝……“万岁”,也非正好活一万年,而是永远存在,万寿无疆。因此,万安,乃全安之意也。万安是个县,属于吉安市。毛泽东《减字木兰花·广昌路上》有句“命令昨颁,十万工农下吉安”,吉安有一个属地很有名,就是井冈山。

万安之名始于南唐保大元年(即公元943年),距今1077年。南唐,就是李煜“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的故国,“凤阁龙楼连霄汉,玉树琼枝作烟萝”的故国,“细雨梦回鸡塞远,小楼吹彻玉笙寒”的故国。南唐公元937年立国,6年后,即设万安镇。据传辟地得石符一帖,上有八分书云“地界两州,神秀所幡,更为都邑,万民以安”,故名万安。可惜事与愿违,南唐为宋所灭,皇帝成了俘虏,一首《浪淘沙·帘外雨潺潺》引来杀身之祸,中秋夜被赐牵机药而亡——不仅未保民平安,皇帝的生命,都被随意剥夺。

宋熙宁四年,公元1071年,改万安镇为万安县,属吉州。熙宁变法并未使宋朝强盛。56年后,靖康二年,金军掳宋徽宗、宋钦宗和大批王公贵族官员宫女北返,金银、财宝、藏书被劫掠一空,北宋灭亡。

万安一地,自南唐至两宋而及现代大革命时期,历千余年,仁人志士牺牲奋斗,然动荡多而安定少,万安之愿,唯有到新中国方得实现。赣江无语、城垣犹在,然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”。城墙下的改造做足绣花功夫,既改善人居环境,又传承历史文脉,对质量较好、有文物价值的老建筑一律保留,部分完好的进行修缮,已破败无法修复则拆除更新。老建筑抖落沧桑沉重,重现时代活力。

江西多徽式建筑,白墙黛瓦,这里的墙,却是彩色的——画满了五彩炫目的农民画。一幢二层小楼的侧面墙上,是整幅的丰收乐。稻穗金黄堆在场院上,小娃娃抱着大南瓜,精壮的农民汉子穿着短褂子,搭着白毛巾,方方的脸上露出收获的笑容。他的妻子,穿小碎花袄、宝蓝裤子的长辫女子,正把冒碗沿的新米饭端出来,老人和孩子,黄发垂髫,怡然自乐……几乎每座房子的外墙上都画满了。作者全是村里的农民,他们放下农具,拿起画笔,用虽然非专业,却质朴、自然、刚健的眼和手,画出自己的生活与愿景。汉代砖画,于今考古多见,都很“满”,仿佛要画出砖外,风格清峻、通脱、华丽、壮大,我感觉,万安农民画同样如此。

诗意美好的,还有花花世界。五彩斑斓的花雕凤凰,不是绍兴的花雕黄酒,而是真的用不同颜色的花朵雕塑的百鸟之王者,踞立山头,母仪天下,迎接八方来客,更预示着万众吉祥,天下平安。

大家V微语

学看花

□吴垠

●南怀瑾居士,有一次谈到他少年时代,一心想学剑的故事。

●他听说杭州西湖城隍山有一个道人是剑仙,就千里迢迢跑去求道学剑,经过很多次拜访,才见到那位仙风道骨的老人。老人先是不承认有道,更不承认是剑仙,后来禁不起恳求,才对南先生说:“欲要学剑,先回家去练手腕劈刺一百天,练好后再在一间黑屋中,点一支香,用手执剑以腕力将香劈开成两片,香头不熄,然后再……”

●老人说了许多学剑的方法,南先生听了吓了一跳,心想劈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学会剑,更别说当剑仙了,只好向老人表示放弃不学。这时,老人反过来问他:“会不会看花?”

●“当然会看。”南先生答曰,心想,这不是多此一问吗?

●“不然,”老人说,“普通人看花,聚精会神,将自己的精气神,都倾注到花上去了,会看花的人,只是半觑着眼,似似乎乎地,反将花的精气神,吸收到自己身中来了。”

●南先生从此悟到,一个人看花正如庄子所说“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,不只是看花,乃至看树、看草、看虚无的天空,甚至看一堆牛粪,不都是借以接到天地间的光能,看花的会不会,关键不在看什么,而在于怎么看。

●所以,南先生常对跟他学道的人说:先学看花吧!

晓窗光,是天色将明而未明之际,从窗内透出的光。

东方鱼肚翻白,天色将亮。屋内的人起床,一阵摸索声过后,灯光亮了。屋内,窸窸窣窣,各种细碎的声音渐次响起。一天,也就此揭开了帷幕。

这样的光,往往只在一扇窗户内亮起。一家之中,最勤劳的那个人,自然起得最早。直至其他人也起来,天色已明亮。外头的世界,白晃晃一片。似乎谁也没有留意到,刚才万籁俱寂之际,有着这么一窗灯光,于黑暗中独自温暖着一个家庭。

更多的灯光,是在黄昏时,天色将暗而未暗的时候亮起。天色由明而暗,一个个归家的人影,进入了熟悉的家中。于是,灯光渐次亮起。这个世界,由一种来自自然的光亮,转而进入了另一个来自于人为的光亮。

暮窗光,一样望去,入目皆是。这么

晓窗光

□郭华悦



一来,每一盏灯光,不过是一片光亮中的其一。有那么一盏光亮,或者没有,其实没什么差别。东方不亮西方亮,一片光明中,自然不缺那么一丁半点。

人的心,便是如此。更多的人,习惯当暮窗内的灯光。他处亮,自己也亮。跟着别人走,人云亦云。又或者,为这个世界的明亮,锦上添花。为身边那些发光发亮的人,添上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光亮。

这样的交情,自然是浅薄的。趋亮而避暗,愿意为别人的人生锦上添花,却不能雪中送炭。付出的,是别人不见得需要的;得到的,自然也只能是虚情假意。

越是如此,越显得晓窗之光的可贵。有这么一个人,愿意在另一个人的生陷入黑暗中的时候,独自散发光亮,照亮茫茫前路。这样的感情,是万千霓虹所无法比拟的。

晓窗光,是光,也是人心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排水管与长笛

□肖复兴

三十多年前,我刚满不惑。儿子读小学,迷上了集邮。俗话说:拔出萝卜带出泥,连带着我也跟着他一起玩。

当年五月,我从德国途经莫斯科,住了两天。无事可做,便是逛街,比如加里宁大街、普希金大街、阿尔巴特大街等。逛到一条不知名的小街,赶上中午吃饭,无非一份红菜汤外加几片黑面包,要排长队,自己找地方吃。旁边有一座商亭,本是一座报刊亭,售货的窗口前,有一个木板做的窗沿。我把塑料餐盘放在上面,一边吃,一边看风景。

五月的莫斯科,下着雨。雨不大,却淅淅沥沥,地上积水横流,天上阴沉沉的,没有红场的壮阔和东正教堂的色彩缤纷。人来人往很热闹,小街和大街一样熙熙攘攘。大多数人打着伞,脚步匆匆,看不清他们的脸,看不出他们的表情,更不知道他们的心情。置身异国他乡,更让人感到世界的隔膜。

报刊亭里没有人,售货的窗口紧闭着。吃完了午餐,雨依旧密密地下着。我没带伞,便在亭下避雨,闲来无聊,趴在售货窗口,看亭子里面,都卖些什么报纸杂志。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,首尾衔接,密密麻麻摆满亭子四壁的上上下下。忽然,看见在杂志下面,挂着一串邮票。邮票很小,那一串邮票不过四五枚,如一串小小的风铃花,在四周五彩炫目的杂志包围下,不注意看,几乎不会被发现。因为喜欢集邮,尤其到国外,都不忘买几枚纪念邮票,这一串小

小的风铃花,被我一眼发觉,当然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。

不仅看见了那一串纪念邮票,而且还搜寻到其中一枚是1953年发行、纪念作家马雅科夫斯基的邮票。邮票上马雅科夫斯基的半身像,是那样熟悉——这枚邮票,曾在《世界邮票总目录》上看见过,是为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60周年,早就想买呢。这枚意外相见的马雅科夫斯基邮票,让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。阴雨绵绵的莫斯科,瞬间有了亮色与光彩。

开始,以为报刊亭的主人中午休息,吃午饭去了,心想,一会儿就会回来的。谁料,过了午休时间好久,那位主人还没有回来,只能再等一会儿了。过好久,还没见人影,只有马雅科夫斯基挤在亭子里面和我面面相觑。当然,有些不甘心。就这样离开,下一次再来莫斯科,不知要到猴年马月。即使能来,还碰上马雅科夫斯基吗?这么琢磨着,倚在报刊亭前,耐心等待亭子的主人归来。

就像等待戈多一样,始终没有等到那位毫无踪影的店主人。雨,下个不停,雨水顺着亭子边的排水管“哗哗”地流淌着。起初,并没有听到排水管的雨声,等待的时间越长,这声音“哗啦啦”越发响了起来,就像一阵接着一阵的小鼓在敲,让人心里发躁。

从中午快等到黄昏,想象中的店主人也没有到来。雨小了,只好走吧。都说流年似水,往事如烟,但有的事

情虽然很小,却容易在偶然之间,如焰火被瞬间点亮,提醒当事人不要淡忘。在莫斯科和马雅科夫斯基相遇而不得的情景,便是这样。

其实,我对马雅科夫斯基并非很感兴趣,毕竟,那时和儿子一起集邮。儿子和我一样,中学时代,集邮的事儿也就无疾而终了。他几乎攒全了世界上每个国家一枚邮票,看起来花团锦簇,还有很多册各国的动物邮票。我的那些作家、音乐家邮票,都已经放在柜子里多年,任其尘埋网封。在莫斯科和马雅科夫斯基相遇而不得的情景再次浮现眼前,是前不久偶读马雅科夫斯基的一首小诗,题名《你是否能够》,最后两句写道:

而你
是否能
用排水管充作长笛
吹奏一支夜曲?

我立刻想起了莫斯科那座报刊亭的排水管,不觉哑然失笑。笑自己当初倚在亭边听排水管“哗哗”的雨声,反倒没有想它可以充作长笛。现在,会不会笑自己当年的等候,有点儿傻呢?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主编:颜威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wscgh@sina.com联系